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選編
文學文庫第100卷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18

布登勃魯克家族 湯瑪斯·曼著 顏正儀譯

主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印刷者 其宗印刷廠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4日

再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
-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 顧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痲 弦
-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吳潛誠·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徽·戴 天·也 斯
景 翔·楊月蓀·蔡進松·莫 渝·張伯權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宋樹涼·邱剛健
翹 翹·吳照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鍾 文·顏正儀
-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黃燕德·吳福成
-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18



湯瑪斯·曼

Thomas Mann

1929

獲獎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in a suit, looking down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resting his chin on his hand. The image is high-contrast, with deep shadows and bright highlights, giving it a dramatic, almost graphic quality. The man is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a light-colored shirt, and a dark tie. A white pocket square is visible in his jacket. The background is a mottled, textured grey.

[illegible][illegible]

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湯瑪斯·曼 (德國)

Thomas Mann

得獎評語：

「主要是由於他的偉大小說『布登勃魯克家族』——使它成爲當代文學經典作品的地位一年比一年鞏固。」

頒獎辭

傅雷德立·波克

在文學的領域裏，如果有人問十九世紀有什麼新體裁加入希臘流傳下來的史詩、戲劇和抒情詩等舊陣容，那答案必非寫實小說莫屬。寫實小說忠實、精細、全面性地刻劃現實生活，描寫人類心靈面對當代社會時最深刻幽微的體驗，並強調全體與個體之間的相關性；在這方面，舊式文體是難以望其項背的。

寫實小說因為英、法、俄等國作家不斷的創作而發揚光大，我們無妨將它稱為現代散文體的史詩；這種現代散文體的史詩是歷史和科學影響下的產物，它和狄更斯、薩克萊、巴爾扎克、福婁拜、果戈里以及托爾斯泰的大名是分不開的。但是德國方面長久以來却一直看不到和上述諸位大師有同等成就的人才，雖然它在詩的創作上有其另闢蹊徑的成就。

有幸的是，在十九世紀剛剛結束的時候，有個出身於留培克自由市商業家庭的青年作家，在一九〇一年，正值他二十七歲時，出版了一本「布登勃魯克家族」(Buddenbrooks, 1901)；二十八年來，這本傑作顯然已經彌補了德國這方面的缺憾。

這本體製磅礴的寫實小說是德國最早的、也是最突出的作品，即使拿來和上述歐洲各國的名

家相比，也毫無遜色。

「布登勃魯克家族」是一本中產階級的小說，因為它特別把本世紀描寫成一個中產階級的時代。它把一個社會刻劃得既沒有崇高得令人目眩，也不至於卑微得讓人納悶。這些中產階級的人喜歡一種智性的、思想的和精巧的分析與創造；而本書對這些現象所做的冷靜、成熟和高雅的反映形成了它史詩性的趣味。全書裏，我們看到的都是中產階級的色調、歷史的界限、時代的變化以及世代的變遷，看到從強而有力的、自足的、不自覺的角色逐漸變成書中文弱而敏感的類型；它也清晰地洞察到隱匿的生命過程；它強勁但絕不野蠻，並且輕巧地勾勒出精微的事物，它沉痛但絕不沮喪，因為它仍然充滿安逸的情韻以及高度的詠諧；而這些，都一道地呈現在諷刺性的智慧稜鏡裏，顯得多彩多姿。

作為一種社會的描摹，一種具體的、客觀的現實反映，「布登勃魯克家族」在德國文學裏幾乎是無敵的。除了風格的獨到，這本書也流露了德國文化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哲學與音樂的優越性；這位青年作家完美地發揮了寫實文學的技巧，並且特意地把作品引向尼采的文明批判和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小說中的幾個要角更是隱約地涵括了高度音樂性的神秘。

「布登勃魯克家族」也是一部哲學小說。本質上，人類生命裏天真爛漫的本性和爭名逐利的活力是無可妥協的，作者就由這點深刻的觀察來描寫一個家族的沒落。深思、自省、修心、玄奧的哲學以及美的陶醉對年輕的湯瑪斯·曼來說，都是一種導致毀滅和崩潰的力量。在他最精緻的一本小說「托尼歐·克羅格」(Tonio Kröger, 一九〇三)裏，他爲了熱愛人類生命的真純而寫

下動人的詞句，因為他以自由自在的立場逍遙於他所刻劃的中產階級之外；只是，他也對真純的喪失感到惘然，這種惘然引起他不尋常的體悟、同情和關懷。

由於湯瑪斯·曼年輕時代的苦痛經驗，賦予了「布登勃魯克家族」沉重而玄奧的風格，這本書所包藏的問題，是他一直想用作家的閱歷尋求各種途徑來解決的；在他的生命裏，他痛切地感覺到美的追求和中產階級那種急功近利的現實作風的尖銳對立；這種對立，他企圖從更高的層次裏去尋求解決。在「托尼歐·克羅格」和「崔斯坦」(Tristan, 1901)這兩篇小說裏，爲了不甘心「生命被逐步地引向陳腐和凡俗」的事實，他寧可自我放逐，獻身於藝術和知識的追求，直至死亡爲止，以顯示自己熱愛生命的真純和健康。這就是湯瑪斯·曼本身透過那些人物，所道出的對真純爛漫的生命那種矛盾的熱愛。

在另一本小說「皇家陛下」(Königliche Hoheit, 1909)裏，他以寫實的形式涵蓋了一個象徵的故事，他調和了實用人物和藝術人物的生命，並給人類的理想留下一則箴言：「崇高的地位和愛情相配合才是真正的幸福。」不過這種結合既貧弱無力，也沒有能夠像「布登勃魯克家族」及其他短篇小說裏那些相反的題旨給人以深刻的震撼。在劇本「佛羅倫斯城」(Firenze, 1906)裏，道德家史芳納羅拉和唯美主義的羅倫遮梅迪西以不共戴天的敵對角色出現，隔閡重又造成；一九一三年出版的「魂斷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 1911)且以此完成它的悲劇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前幾年，他忽然喜歡起腓特烈大帝來，他覺得這位精明的統治者有效地、有歷史意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以堅強的活力統合了行動與文思，並免除幻像。

而呈現出一種透澈和明晰的條理。在「腓特烈和大同盟」(Friedrich und die grosse Koalition, 一九一五)這篇樸實的論文裏，他顯示了這種解決的可能性和實際性。可惜，這位好學深思的「布登勃魯克家族」作者沒能再運用這種彈性和活力的文學體裁來完成他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結果，使得湯瑪斯·曼離開純粹的冥思、分析以及美感的範疇，因為那是一個需要實際行動的時代；他甚至在「皇家陛下」中決心惕戒自己的逍遙和閑適，在自己的家國憂患的時候，認真地去重估這個痛苦的問題。日後的作品裏，尤其是一九二四年問世的「魔山」(Der Zauberberg, 一九二四)，就說明了他為這個思想的掙扎而發揮了自己爭執到底的好辯性，這個爭執甚至重於他單方面意見的陳述。

做為德國作家兼思想家的湯瑪斯·曼先生，雖然您使人深信藝術價值的可疑，但仍然反映現實、反映思想的掙扎以及在痛苦中創造美感的精神；您調和了詩的崇高和一種智性的、對人類真純生命的熱愛，因而我國陛下親手把皇家學院的獎章頒贈給您，並深深祝福您！（宋樹涼譯）

致答辭

湯瑪斯·曼

現在終於輪到我來對各位道謝了，我不用說明自己是多麼地期待這個機會；只是，在這個切身的時刻裏，我反而擔心自己會辭不達意，因為，一個天生不擅言辭的人是經常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的。

所有的作家都屬於天生不擅言辭的一類；作家和演講家不僅不一樣，並且還站在相反的立場，因為他們的功業與效用是由不同的途徑進行的。特別是一個有自覺的作家，習慣了文學性的表達，而又不能免於臨場的、簡短的談話時，終難免要出很多紕漏，這種紕漏，只有伶牙俐嘴的演講家才能免除。而我現在的情況更複雜了——我沒有料到貴國會賜給我這份響亮的名譽，更沒料到各位會為我安排這個壯觀得讓我心慌的盛典！不巧的是，我有個史詩性的、而非戲劇性的生命，為了生命和藝術韻律的平穩，我希望自己的心緒能常常篤定着；現在，如果這個戲劇性的火花已經由我北方的鄰國所撞開，並波及我平穩的生命與藝術韻律，因而使我的修辭能力降到平常的極限以下，那就更無可奈何了。

自從皇家學院宣佈這個決定以來，我整個人陶醉在神思恍惚的狂喜中，我無法說出它對我的

心靈有多大的震撼；最好，我用歌德朗誦給愛神邱比特聽的一句美妙的情詩來說明比較貼切，這句詩便是：「Du hast mir mein Gerät restellt und Verschohen.」^①，所以說，諾貝爾獎已經在我史詩性的生命中摻入了戲劇性的成份——原諒我拿諾貝爾獎和平靜生活中的激越行為相提並論，但我確信這樣做不會太冒失。

然而，一個藝術家要放膽地去接受一份像我現在所獲得的榮譽並不簡單；通常，一個不流俗又能自我要求的作家在這種情況下是難免會惶惑的；面對這種尷尬的處境，我以為只有排除個人立場來考慮才是上策，也才能叫人稍稍釋懷。歌德一度自負地認為：「只有下三流的人才會謙虛」，當然，這是一個大人物想擺脫虛偽的道德鍊鏢時所宣洩的詭語。不過，我敢對大家說，這句詭語並不全然正確；謙虛是含有智慧和學問的，以目前我所獲得的榮譽而感到傲慢和自滿的人是不夠明智的。我嘔心瀝血，才有機會從我的鄰國得到這份國際馳名的大獎，你可知道，由於我，敝國的人民今天幾乎要達到歡騰的高潮！

經過這麼多年，諾貝爾獎再度頒給德國，尤其是頒給德國散文體的作品，這表示了我常常被誤解和傷害的祖國已經為世人的愛心所接受；對於這件事，我的感受是複雜的。

我用不着再進一步去揣測這份愛心的意義。十五年來，德國的思想和藝術，在身心都優裕的條件下並沒有什麼偉大的成就，在安逸的環境裏，沒有任何工作會有成就的；尤其是思想與文化，原來就得生長在全面強烈的、悲愴的、離亂的痛苦中。在東方和俄國都陷入劇變的時候，德國

① 德語，意指「你更換了我舞台上的道具，便造成了慌亂不堪。」

却維護了西方和歐洲文化形體的尊嚴；就歐洲人來說，形體不正是榮譽的重點嗎？

我很欣賞新教徒直接和上帝溝通的方式，可惜，我不是新教徒，我的習俗和各位在場的朋友一樣。然而，我私下裏喜歡一位名叫巴斯義的聖徒，這個聖徒正被四面八方來的矢石刀劍所傷害，但在險境中依然含笑——「神就在你受難的時候接近你」，這是巴斯義所代表的英雄風範。這個風範也許粗糙了一點，但我還是禁不住要為德國的文化和藝術尋找回來，並且，我還認為諾貝爾獎頒給德國文學是在精神上賦與德國這個崇高的英雄風範。德國曾經在詩的創作上表現了這種風範，也保存了國家的榮譽；政治上維持統一，不讓它流於可悲的無政府狀態；精神上結合了東方的苦難哲學和西方的形體原則，以便從痛苦中去創造出美感。

在基金會決定頒獎給我以後，我就告訴過最先幾位來找我的代表，說我能從北方的鄰國中獲得這份榮譽是多麼高興和感動。做為一個留培克的子弟，我從小就養成很多和斯堪地那維亞地方相似的生活方式；做為一個作家，我對北歐的思想氛圍有很多愛慕之心。年輕的時候，我的小說裏甚至有一位青年像托尼歐·克羅格一樣，他將北歐和南歐的特性那麼富於創造性而又耐人尋味的結合起來。小說人物裏的南歐氣息，意味着實質上的感官、思想進取以及冷靜的藝術熱情，另一方面，北歐的氣息却代表心靈的、中產階級的故鄉、根深蒂固的情感和親切溫馨的人性。現在，這個心靈之鄉的北歐，在這場光輝的盛典上擁抱着我；有生以來，這真是一個最美麗又有意義的日子、一個生命中真正的節慶，就像瑞典人所說的「歡欣的時刻」——請原諒我把這句話用得這麼笨拙。

最後，請容許我和各位一起對基金會致謝和祝福，爲了它對全世界有那麼重大的恩澤，連今天的盛會都承自它的德意。按照貴國的優良習俗，請和我一道再爲諾貝爾基金會表示最高、最虔誠的擁護和歡呼！（宋樹涼譯）